

记忆片羽

孙康青



2001年，峻青和妻子于康在海阳地雷战纪念碑前。

我现在能找到的爸爸最早的一篇诗作，是他1938年冬天写得。那年，爸爸15岁。

半岛寇深

1937年深秋，日寇侵略济南。不久，烟台、威海相继沦陷。齐鲁大地，烽烟四起，爱国志士奋起抗敌。

故园寇深草木秋，齐鲁风物黯然收。

中宵不寐看长剑，太白光横射斗牛。

1938年冬于林寺山下

我父亲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，在战争的大熔炉和严酷的战斗中，他锤炼成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。他一直战斗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前方，那些牺牲在他身边的战友，都是活生生的兄弟姐妹，感动着他、激励着他，让他终生无法忘却。

后来，爸爸在《峻青小说选·自序》中说：“如果我不把这些写出来，我就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就对不起那些死了的和活着的英雄们，就会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安。”

爸爸后来的创作形成大气悲壮、色调冷峻，但又满腔热忱的独特风格。这与他的铁与火的经历是无法分割的。

二

2010年3月8日，上海天钥桥路的九楼家中，我们相聚一堂，设家宴共庆爸爸妈妈结婚62周年。喜庆之中，爸爸又说到了他梦回萦绕的家乡，说到了他念念不忘的乡亲们。

爸爸说，在他记忆中，他这一生曾遇到过多次危及性命的大难，都是乡亲们奋不顾身地救了他。

马石山鬼子大扫荡，打伏击中踩雷遇险，途遇鬼子化装追击，李家埠特务谋杀……新中国成立后，爸爸回昌邑搞创作，在潍河游泳突然腿抽筋，也是乡亲们跳进汹涌的河水中把父亲救了出来。

我眼前浮现这样一幅画面：每当我父亲从高险之处跌落时，下面便会如林般升起接应的强壮手臂，那

是我们满口乡音质朴的乡亲们。

三

所有的孩子都会缠着父母问一个让他们兴趣盎然的问题：

你们怎么认识的？第一次见面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先提出来的？

我们了解到的是这样的画面：

“大哥！”妈妈禁不住唤了一声。

爸爸回过头，广场的大树下站着一位风姿卓然、唇红齿白的八路军女战士，正笑盈盈地看着他。

“呀，莲凤，是你。”爸爸一眼就认出了姑表妹妹。农村里沾亲带故十里都是亲。妈妈原来的名字叫莲凤，小名凤。

莱阳城广场上，胶东行署正在举行大会，彩旗飞扬，锣鼓喧天，人头攒动。爸爸走来转去地采访和记录。妈妈眼尖，一眼就认出了西楼子村的孙大哥。

茫茫人海中偶然的相遇，爸爸妈妈就此走进彼此的人生，共同经历时代的风雨冲刷，酸甜苦辣咸，历经人生百味而不弃不离。

在南下的岁月中，爸爸和妈妈在一个春夜结婚了，是在一个叫坛山村的农舍里。

战争年代，婚礼很简单。新房是房东的一间破旧草房，“婚宴”是从部队炊事房端来的玉米饼子和粉丝白菜，外加爸爸在行军途中所买的半斤猪头肉。无酒无糖无隆重仪式，但在两人心中，却有花有月有无限恩爱。

组织通知爸爸作为第一批南下干部随军南下。当时战事险恶，女同志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随军的。爸爸告知了妈妈这个消息。妈妈静静地想了一会儿，一言不发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回来了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们一起南下，我是医务人员，组织上刚刚已经同意我随部队南下了。”

外表从不强势的妈妈一生倔强耿直，当她认定一件事的时候，她很少争辩，抿着嘴，仰着头，目光坚定而决然。在往后的岁月荏苒中，在各种意想不到的磨难中，妈妈对爸爸总是信念不改，不弃不离地伴随在爸爸身边，也成为爸爸最坚强踏实的精神支柱。

他们从此风雨兼程，不弃不离，生死相守；

也从此有了我们的烟火传承，遍及海外。

1948年3月8日，是爸爸妈妈南下的第一天，也是爸爸妈妈结婚的日子。

值时，爸爸25岁，妈妈22岁。40多年后，1987年的3月8日，爸爸在上海家中，再一次回想起当年与妈妈在南下途中结婚的情景，感慨赋诗：

三八节日旧

三十九载溯逝川，金戈直指大江边。
最忆坛山明月夜，茅舍春深不知寒。

四

不得不承认，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才子。

写文，他笔锋纵横，指点江山。吟诗，他出口既成，隽永不凡。

作画，他泼墨写意，自成一格。

父亲的兴趣十分广泛：摄影、音乐、戏曲，还有健身习武、吐纳

养性，对武术拳脚也会摆弄一番，一套铁造葫芦拳、一套太极八卦掌舞得行云流水。

父亲喜爱美食，每逢有宴会去饭店，碰到他喜欢吃的菜，就会去后厨找师傅询问请教，回到家再仿制烧给我们吃，乐此不疲。

生活爱好如此广泛的父亲，对人们通常的一些爱好却不感兴趣。

他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打牌，不跳舞，不玩物……

而这一切，似乎又与胶东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风情息息相关。

家乡哺育了我父亲，用这片热土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肥沃的文化底蕴，让我父亲终身受益匪浅。

五

1968年“文革”中，爸爸被直接点名，专机押送北京，在秦城监狱一关达五年半之久，家人音讯全失。在狱中，不提审，不宣判，事后也没有解释说明。

1973年，家人悄悄决定，自己去寻找失踪已久的父亲。我姐姐小刺猬当时未满17岁，开始了千里寻父的传奇。

她在北京东寻西找，走遍了国家各大寻访接待机构，见人就说：“叔叔阿姨，我找我爸爸，他叫孙峻青，不见五年半了，求求你们帮帮我。”

数次反复，终于传来信息：找到孙峻青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编号。又过了不久，通知我们全家可以前往北京探望了。

探望是在一个上午，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处部队营房里。普通的灰砖四层大楼，地面整洁，绿色稀疏，沉闷而缺乏生机。见面的房间是一个会议室，中间是长长的会议桌，围着一圈有靠背的硬木长椅。

会议室的门打开了，爸爸和两位军人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
五年半没有见过爸爸了，他穿着肥大的黑灰色的棉袄，脸色青白，虚胖浮肿，脚步踉跄，眼神飘忽，表情淡漠。

爸爸看到我们似乎有些惊讶，但并无激动。后来才知道，爸爸当时不相信那是真实的，认为是幻觉，或者是欺骗。他拒绝前往，看管人员临时还给他服用了安眠药。

看管的两个军人要离开会议室，爸爸很凶地一拍桌子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要走！你们不要走！”

爸爸眼帘低垂，妈妈正视着他，他们俩没有一滴眼泪，也没有激动的外露。

妈妈缓缓说话了，不多，就几句：

“老孙，我们不怕。我们枪林弹雨都过来了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我们相信组织，相信党……”

爸爸一转头看到了我，问道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小弟啊。”

“哦，这么大了。”

1968年爸爸被抓走时，我10岁，还是个玩泥沙的小孩。五年半后，再一次看到爸爸，我已经是15岁的半大小子了。

爸爸很疲劳，想躺下。妈妈示意我用腿垫着爸爸的头。当爸爸的头枕到我的大腿上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全身都绷得非常僵硬。

探望相会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，爸爸就站起来对一侧的军人说：“走。”

载着爸爸的军用嘎斯69吉普车卷着尘土在弯道上消失了，我们停止了追逐。回头一望，妈妈一个人站在灰色大楼的门前，她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此刻，妈妈方才泪流满面。

“老孙，我们枪林弹雨都过来了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这是分别五年半后，妈妈看到爸爸的第一句话，我终生不忘。

六

父亲才智出众，却处处容让；充满温情，又时时克制，有着细腻的感情。他对人情世故缺乏谋划，对场面上的交际也没有兴趣，更不愿去走动套交情建人脉。但他极其热爱生活，对社会百态充满热切，对市井烟火十分好奇，对普通人们心存善意。

走在街上，爸爸会时常停下，饶有兴趣地观看小摊小贩在卖些什么。有时，爸爸也会追赶着卖酱肉卤味的自行车小贩，在车的后架上切下一块熟猪头肉，裹上油津津的纸，兴冲冲地提回家。

我们家的气氛一直是我引以为豪的。大人不武断，孩子不乖张，遇事多商量，空闲多相聚。

我们长大了，有事没事会经常回家和爸爸妈妈聊聊。其实时代和工作环境不同了，爸爸妈妈也老了，并非能给我们多少建议。但对孩子而言，和父母亲聊聊，就是自己有根的感觉，很踏实，很心定。

听过一句话，父母在，尚有来处；父母走，只剩去途。

无论是医生护士，还是护工阿姨，谈起他们口中的爷爷都是赞不绝口。在医院，爸爸是“模范丈夫”，是医院里的人看到爸爸对妈妈每时每刻、无微不至的照顾后，送给爸爸的荣誉称号。

妈妈因疾病的原因，渐渐不能照料爸爸了，而爸爸却成了妈妈健康和生命最强有力的保障。我们对妈妈说：“爸爸是你一刻不离的保卫员、卫生员、读报员、炊事员。”

爸爸对人总是礼貌和尊敬，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和修养。对前来照顾自己的人，他会缓慢地说谢谢，然后伸出手相握，有时还会双手合十表达谢意。

和父亲握过手的人都说，父亲的手很厚很软很温暖。小护士们甚至说，找丈夫就要找像爷爷这样的。

七

上海西郊的福寿园。
青松长柏，鲜花环抱，爸爸妈妈安息在这里。

爸爸妈妈的雕像高高耸立着，他们依偎在一起，目光远眺，嘴角含笑。雕像的背景按他们的心愿雕刻上了胶东大地的特色：青松刚劲，崖岭绵延，红叶遍野。

基座上的照片是爸爸妈妈南下途中拍摄的照片：

阳光灿烂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年轻的爸爸妈妈穿着白衬衫和长军裤，扎着宽宽的牛皮腰带，两人抱膝坐着，眉眼如画，青春靓丽，无拘无束，开怀自在。

墓碑上，雕刻着爸爸写的《咏梅》。这首诗，写尽了他们的一生：

铮铮铁骨绝俗尘，劲枝总先天下春。

不慕铅华重本色，每因风雨见精神。